尚書啟幪

尚書啟幪卷五

周書下

定海黃式三學

多方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

鄭君曰奄國在淮夷之旁周公居攝之時亦叛王與周公征之三年滅之自此而來歸正曰多士云昔朕來自奄即謂此時然則多方在多士前且不比也宗周鎬京

式三謂奄有再叛之事也

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

降爾命爾罔不知

江曰四國管蔡商奄多方庶邦也殷之言衆衆侯猶諸侯也尹治也周公稱王命以誥曰誥道爾四國民庶邦君惟爾諸侯治民者我大下于爾教命爾無不知之

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

江曰洪惟語詞也寅當為敬字之誤敬微也言王者圖度天命而不長敬念于祭祀乎此泛言之也式三家圖曆通紂也下言大淫圖天之命圖厥政不集于享皆同

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慼言于民乃大淫昏不

克終日勸于帝之迪乃爾攸聞

迪江氏訓道馬本作攸云攸所也江本惠作畋江曰畋

畧也惟帝升降于夏以監其德有夏大肆佚樂不肯有

畧畋之言加于民言不卹民也乃大淫荒昏亂不能一

日勸勉于天之道乃汝所聞知也

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崇亂

開通也麗施也行也崇重也言桀剝絕天命不能開通

于民之所施行天乃大降禍重亂也

有夏因甲于內亂不克靈承于旅

江曰冉讀爲狎狎習也靈善旅衆也不能善承于衆

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

罔無也丕與不通進賮通財也恭共通共也舒一作荼

言桀貪無不以財賮其恭大爲荼毒于民也本孫疏

亦惟有夏之民叨懫日欽劓割夏邑

叨懫江從說文作饕墊注云饕貪也墊忿戾也孫曰欽

與欽通興也劓與害通亦惟夏民貪戾日興謂上有好

者下必有甚也幾害夏邑如湯誓所謂率割夏邑

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

天惟時求可爲民主者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

使之誅絕有夏

惟天不畀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

純讵迺眾也與俴戎我國家純同不畀純謂天不與桀

以大眾也孫疏純嘏通好也言天不與以美報也義民

猶大誥之民儀謂賢者江孫說同言天之所以不與者

由桀于賢人不使之久于厚享祿位也

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

恭其通惟夏之共職多士大不克明保享祿位之道也

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為大不克開

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言衆于民乃皆惟暴虐于民也句讀解義本孫疏至于百為大不能開言百事不能開導也

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

江曰簡擇也乃惟爾多方之賢者簡擇而任之用是代夏為民主孫曰簡閱也代也一說簡大也式三案慎厥麗乃勸謂慎所施行乃所以勸勉其民也厥民刑用勸

謂刑罰其有辠者亦用勸勉其民也

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愼罰亦克用勸要囚殄戮多辠亦克用勸開釋無辠亦克用勸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嗚呼

爾辟謂紂

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

庸用釋舍也大淫圖大過剝喪也屑悉通悉有辠狀也

屑一作泆作佾

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閒之

集成也剝害其政不成于天之所享天乃降是禍有國

代之閒代也謂商

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

馬曰蠲明也烝升也孫曰蠲絜也烝美也

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

一本暇下有湯字是也暇鄭君本作夏注曰夏之言暇

天觀紂能改故待暇其終至于五年五年者文王受命

八年至十三年也江王申鄭君說云文王受命七年而

崩則受命八秊是武王即位之秊至十一秊觀兵十三秊一月乃伐紂是周帀五秊也弍三家傳記言文王受命者或七秊或九秊言武王觀兵者或九秊或十一秊其言伐紂或十一秊或十三秊說固不一莊葆琛不信舊說以五秊謂旣誅紂立武庚之秊於經上下亦復不貫謚此五秊指紂言者是也五秊者約言其數之多也左傳叅鍼曰國無道而秊穀和熟天贊之也鮮不五稔

誕作民主罔可念聽

江曰天須暇紂而紂爲民主肆行無道無可爲天聽念

者言紂自絕于天

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

鄭君曰顧猶視念也式三案開厥顧天謂啟發其能顧諟明命者也

惟爾多方罔堪顧之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

典敟通主也教示也簡擇也尹治也言爾多方無能顧諟天命者惟我周王善承于衆能堪用德以主神天之祀天惟是用示我周以休祥擇與殷命治爾多方也孫

曰簡大也

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今爾尙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

莊曰夾浹迪達也不忱不夾句孫曰忱信也裕道也夾近也介善也乂艾通相也畋平田也惠順也熙廣也式三桊夾介猶言左右也熙憙通樂也

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

迪屢不靜與迪屢未同一義迪攸通長也燮惠也惠順也宅度通府悉通播叛通自伦不典圖忱于正伦不泆之乖剎絕忱信于正長也

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

江曰戰愳也要囚要役所得囚者之辠也近刑殺故戰愳迷召也式三案戰交也要約也囚禁也謂交相要約而禁止之也有又通

王曰嗚呼猷告爾有多方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

江曰監謂三叔監于殷者祀年也商曰祀周曰年告殷民故曰祀武王命三叔監殷殷民皆臣服于玆十年矣言五祀者本其未叛時言也式三謂奄再叛而踐之當在遷洛五年之後也

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

胥伯今文作胥賦胥為賦稅江曰胥謂餘役餘役亦賦

也故曰胥賦小大多正謂各長官也臬法也正一作政
罔不克臬無不能循法之人也明勉也言爾和于已和
其室并使洛邑皆能勸勉則爾之能勤于事也
爾尙不忌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閱于乃邑謀介
尙一作上庶幾也忌一作諱謂隱諱之也穆穆敬也亦
實也閱說通服也介善也言汝庶幾不隱藏其邪心實
則以敬在汝位克服于汝邑謀善也
爾乃自時洛邑尙永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
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尙爾事有服在大僚

孫曰畀賚予也迪進也簡柬通擇也服事也僚官也言汝從遷之洛邑汝庶幾能永遠用力治汝田天惟予汝矜汝我周惟其大善賜予汝進擇汝在王之廷加汝所事有事在大官也江曰介助也尙爾事言將顯用之也

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土

江曰致功曰享誚致其所為之功事于上也探取也爾多士不能裕其忱于爾多方勸其忱信我教命爾亦以

惟不致功事以享矣凡多方之民亦惟曰不享矣爾乃
放佚頗衺大遠背王命則惟爾多方自取天之威我則
致天之罰于汝分離奪汝土也
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祇告爾命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
于和則無我怨
祇敬也言非多此誥乃敬告之也于與通言爾之始不
能敬與和有此遷居無怨我也
立政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左

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
伯一任牧準一任僻江曰常伯常任準人即夏商之三
宅文武之三事也綴衣虎賁文武有其官夏商則未聞
踢虎賁守王宮見周禮綴衣則未有見蓋侍帷幄之臣
也恤收鮮善也周公遂羣臣以見于王曰羣臣拜手稽
首有告于嗣天子王矣羣臣用皆戒于王曰王左右之
臣若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諸官者周公即贊之曰
美哉此諸臣之戒知收受其言斯善哉所戒之詞下文
所云皆是也戒王者周公之意使羣臣發其端不欲專

所戒也孫氏以進人爲治獄之官恤訓憂鮮訓罕阮雲

臺曰鮮斯道

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帝

江曰有夏謂禹也有室卿大夫之家競彊也多賢人故

曰大競詩曰無競惟人言古之有道者惟有夏之爲天

子矣其臣室多賢其君招呼其賢俊以亮天功以尊事

上帝孫疏引舊說迪由道適也語詞釋詁適由皆訓自

迪惟有夏猶云適惟有夏也

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

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謀面用丕訓德則乃

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

後

迪訓道孫疏引鄭說忱誠也恂信也宅居也江孫同事

謂三事大夫孫說牧州牧殷之州牧曰伯虞夏及周皆

曰牧鄭君說準灰石繼謀上有亂字江本從之云面向也

丕顯曰不雜民賢俊之臣此爲夏臣告禹之辭言三宅

得人此惟君道矣若惑亂其謀向用不順之德則三宅

失人矣江說如此王石臞云義民謂邪民義讀爲俄孫

說從之言三宅在我后之發言觀之用大順德之人則三宅無邪民也式三謂茲惟后矣句謀面句迪讀茲惟猶亦惟面緬迪遠也言夏之臣誠信九德而後薦于后既愼于薦人矣亦惟夏后謀之從遠用大順德之人以宅之也茲乃三宅無義民迪下讀謂桀也德惟乃弗作句作用也言桀于有德者惟乃弗用之也往任是惟暴德言往受是職者惟暴亂其德之人也此言三宅之所以無義民也罔後嗣亾無後也

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卽宅曰三

有俊克即俊

江曰亦者亦夏先王也釐理耿光即就也亦于成湯外天子之位大理上天之光命乃用事牧準三宅之官能就其所居之位言稱職舉剛克柔克正直三德之俊能就其俊悳言舉不失實式三案亦越亦及也克异也左傳异備曰克即尼也尼定也見釋詁謂异定宅异定俊也

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

嚴惟丕式嚴其用人之大㳒也丕式見德四方大㳒其

顯見之德也

嗚呼其在受德暋

受德卽紂也暋強也昏也一作忞段以爲壁中古文

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

政

羞刑暴德之人就練于刑暴遠于德之人也羞就也庶

近也習狎也逸德放逸于德也

帝欽罰之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

欽猶重也見江疏罰之誅之也伻使也言天重誅紂乃
使我有中國洽商湯之受命以大治萬民也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
帝立民長伯
灼明也說文作焯俊漢石經作畯江曰焯明也文武惟
克知焯見宅俊之心與之敬事上天立以為民長伯伯
亦長也
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
江曰三事猶三宅也上言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下言

立事準人牧夫此變事言任人一也言文武立政以任

人準牧為三事也

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大都小伯藝人

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司徒司馬司空亞旅

江曰此皆文武之官多與周禮異者周公制周禮有因

有革也

夷微盧烝三亳阪尹

盧一作纑江曰烝君也蠻夷微纑二國之君臣服于周

者也鄭君曰三亳者湯舊都之民服文王者分為三邑

其長居險故曰阪尹蓋東成皋南轘轅西降谷也

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文王罔攸兼于庶言

惟克厥宅心謂尋厥三宅之心也以克俊有德謂尋俊有德也漢石經作惟厥度心江本從之江曰心能制誼曰度詩曰帝度其心常事司牧人蓋括上文之官也以用也罔攸兼兼所兼采也庶言衆人毀譽之言也文王惟心能制誼乃能立此常事司牧人皆用能俊有德者文王無兼任毀譽之言也

庶獄庶愼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獄庶愼文王罔敢知于兹

江曰庶獄衆刑獄庶愼諸所當愼之事庶獄庶愼惟于所司之牧夫訓敕其用命與違命而已庶獄庶愼文王毋敢與知于此王伯申曰之猶與也謂有司與牧夫也

亦越武王率惟敉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此丕丕基

率語詞之事敉終也率惟敉功事惟終功也謀謀之也事惟謀從容德事惟謀從于休休有容之德也孫曰從

順也容寬也言惟謀順文王寬容之德以並受此大業

也漢石經此作茲甚作其

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

灼知厥若丕乃俾亂

我其立政句與下繼自今立政句同若善也丕讀為否

言孺子已王矣我其自今立政於三宅之人我必克灼

之不克灼之則致亂也江曰丕語聲亂治也言克灼知

其善乃使之治也孫說同連下二句讀

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愼時則勿有閒之自一話一言我

則末惟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

相治也勿一作物閒讒閒也言有物讒閒之也話會議也末終也言事準牧能治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皆成德之彥也時則物雖有讒閒之者我自一會議一出言終惟成德之彥以治我受民也

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

徽美也漢石經作旦以前人之微言孫曰微與媺聲義相近微言亦美言也

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乂之

文善也見禮樂記注善子善孫猶言賢子賢孫也正長
官也庶獄庶慎惟長官是治勿誤也
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
克由繹之茲乃俾乂
孫曰由用也繹與斁通說文終也一本宅作度由作猶
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
馬曰憸人佞人也江曰國若無有立政用憸人不順于
德是無有光顯在其世矣今文在作哉
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用勱相我國家

憸說文作悊又作譣一本作憸勸勉力也

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

詰責也兵戎業忠乎慮故曰責言責備也本馬注陟躐也方猶遍溥也覲猶見也耿明也庶獄主之牧夫其牧夫能責備戎兵躐禹迹以溥行天下也覲一作勤耿一作鮮

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

江說司寇蘇公式句孫說式連下讀江曰蘇公名忿生當武王時為司寇者式法也由用也太史掌六典八灋八則凡國之典籍皆臧焉蘇公蓋有成灋臧于太史故因上言庶獄而呼太史以丁甯焉言司寇蘇公之灋敬爾用獄以培長我王國傳蘇公之灋善茲式指訓蘇公之灋也于此灋有加慎焉以其輕重條列酌用其中罰可也周禮曰刑平國用中典孫曰式用也列等比也中

平也以刿用中罰以其等比用平罰也

顧命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

惟俗本作厥鄭君曰此成王二十八秊魄一作霸懌馬

作釋注云不釋疾不解也一作不豫江曰不懌不悅也

言有疾

甲子王乃洮頮水

馬曰洮洮髮也頮頮面也鄭君訓洮爲濯濯澣衣也段

氏申之云周禮守祧注古文祧爲濯爾雅郭本珧嶽家

皆作濯是其倒也頮一作沬一作頮孫曰頮俗字當作

頮或沬

相被冕服憑玉几

鄭君曰相者正王服位之臣謂太僕冕元冕憑俗字一

作凭正字一作馮俗字

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衞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

御事

鄭君曰公兼官以六卿為正次芮伯入為宗伯畢公入

為司馬江曰同召羣臣受顧命也太保以下六人蓋六

卿也太保獨名者召公周公之兄也至是時出入百歲矣嫌太保別是一人故特著名召芮彤畢毛皆畿內諸侯師氏中大夫官掌以美詔王者虎臣虎賁氏下大夫也掌守王宮者尹正也百尹御事衆正之官與其治事者

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

江曰漸進也大進言浸入也幾殆也疾甚曰病臻至彌終獲是誓謹審詳也言病日至已當命終而淹留之際

恐不㝵逮言後嗣之事今我詳審訓教以命女式三案
彌歷逝既歷溜言不流溜也誓言告言也嗣茲言繼此
者也恐不獲誓言嗣茲何
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教則肄肄不違用克達殷
集大命
昔君一作昔先君一作昔我君達一作通集一作就宣
重光宣著德美也麗所施行也奠爾于民之麗同尊麗
陳教定所施行陳其教化也肄肄不違謂勞勞不厭倦
也用克通殷集大命統有殷國成其大命也

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

侗馬本作詷注曰詷共也式三案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八字為何言在後人之共敬迎天威也一說侗未成器之人見論語注成王自謂也迓段本作御說文引作在夏后之詷有譌衍字

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

悟覺也貢入也冒貢江本作勖贛江曰釗康王名安邇

方之國恣順其近者以安集勸勉小大衆國勸勉也夫人泛言人也亂治也以左右之也勖讀爲冒觸也贛陷也非幾不善之微者也

茲既受命還出綴衣于庭

鄭君曰連綴小斂大斂之衣于庭中王孫從鄭君說江曰羣臣既受顧命而還退也今文既爲卽字之誤綴衣帷幄之屬帷幄必以綴聯綴故謂之綴衣將發顧命卽王寢而張爲事訖徹去出之于庭中也

越翼日乙丑王崩

王崩古本作成王崩翼一作翌

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

仲一作中毛作髦江曰周禮虎賁氏下大夫二人仲桓南宮髦蓋為是官也爰引也齊侯呂伋太公子丁公也呂氏伋名逆迎也桓髦官卑不可徑迎太子故使引導齊侯往迎也虎賁百人虎士也桓髦各執干戈遂虎士百人為齊侯衛引且為嗣王衛也王既崩而世子猶在外世子蓋以王未疾時奉使而出比反而王崩變危之

際故以兵迎之于南門之外據孫說南門者廟門史記所謂二公率諸侯以太子釗見于先王廟是也王石臞云爰與也

延入翼室恤宅宗

宅一作度江曰翼室路寢旁室恤憂也宗猶主也延予釗入路寢之旁室憂居為喪主孫曰翼室左路寢也據段說翼作翌翌明也明室即明堂也明堂即路寢也

丁卯命作冊度

江曰命作冊者以書成王命詞也度者冊長短之數孫

曰度法制也蓋謂器儀

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

鄭注曰癸酉蓋大斂之明日也王肅曰召公爲二伯相王室故曰伯相孔曰須當爲頒字之誤也須布也材椁材也檀弓曰既殯旬而布材式三案須待也材用也命士待用統下陳設事

狄設黼扆綴衣

江曰狄樂吏之賤者孝謂之黼其繡白黑采以絳帛爲質扆之制如屛風然設黼扆于明堂太宗之南戶外聯

綴帷握張于其所

牖間南鄉敷重篾席黼純華玉仍几

王肅說此為見羣臣覲諸侯之坐段說鄉俗字古作鄉敷一作布古通篾當作蔑蔑訓細故馬云蔑者纖蒻義正合說文作莧云莧席纖蒻席也亦同鄭君曰蔑析竹之次青者鄭君意析其最外之青皮為席謂之筍席析其次青者為席謂之蔑席蔑同禮注之蔑字也孫曰蔑即簃之假借字蔑從竹者俗黼純以白黑采緇緣席邊也白與黑謂之黼純緣也華玉鄭君以為五色玉江曰

仍因也因生時几也不用生時席嫌几亦變之故曰仍

几

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

西序鄭君以爲旦夕聽事之坐鄭君曰底致也底纖致席也段申之云致者今之緻字謂底席之纖致者曰底者誤也江申之云周禮蒲筵繢純以此上下文與尚禮參之則綴純當其繢純然則底席蒲席與筍底者見其功致也綴純孫氏謂與大戴禮亦綴戶之綴同飾也則綴純繢純也文貝貝之有文者

東序西鄉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

東序王肅以爲養國老饗羣臣之坐豐席王肅以爲莞席段中鄭君說以爲刮涑之竹席涑治也筍席用竹外青皮而不刮治豐席用竹外青皮而刮治鄭君說四席皆主竹而言豐筍以外青刮治與不刮治爲別底以次青緻與不緻爲別不參合周官爲說也鄭君曰畫純似雲氣畫之爲緣雕玉玉之雕琢者雕一作彫

西夾南鄉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

西夾王肅以爲親屬私燕之坐筍席鄭君云析竹青皮

爲之禮器如竹箙之有錡元紛純以元組爲之緣江本
漆佗裴云漆木汁也以髹几
越王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
馬曰越王越地所獻玉也璧一佗案鄭君曰陳寶者方
有大事以彝國也赤刀者武王誅紂時刀赤爲飾周正
色也大訓者謂禮法先王德教宏大也大璧琬琰皆度
尺二寸者江曰玉謚玉所服用者攷工記天子用全上
公用駹侯用瓚伯用埒禮家說曰全純玉也駹四玉一
石瓚三玉二石埒玉石半相埒也然則純玉五玉也玉

重石輕故曰五重

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

馬曰夷玉東夷之美玉球玉磬鄭君曰大玉華山之球也夷玉東北之珣玗琪也天球雍州所貢之玉色如天者三者皆璞未見琢治故不以器名之河圖圖出于河帝王聖者之所受一本河圖下有雒書二字

胤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

鄭君曰允也兌也和也垂也皆古人造此物者之名大

貝者書傳曰徵玄生之江淮之浦取大貝如車渠是也

鼖鼓大鼓也此鼖鼓非考工記鼖鼓長八尺者若是周

物何須獨寶守明非代之物與周鼖鼓同名耳

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

右塾之前

輅當作路綴鄭本作贅鄭君曰大輅玉輅贅次在玉

輅後謂玉輅之貳也先輅象輅門側之堂謂之塾謂在

路門內之西北面與玉路相對次路象路之貳與玉路

之貳相對在路門內之東北面不陳金路革路木路者

主于朝祀而已江曰賓階西階面猶㳺也阼階東階陳

此四路以西為上者賓在西堂統于賓也

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

鄭君曰赤黑曰雀言如雀頭色也雀弁制如冕黑色但

無藻冝惠狀蓋斜刃宜芟刈江曰畢門路門也

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戺

綦鄭本作騏注曰青黑曰騏戈卽今之鉤孑戟江曰戺

切也謂堂廉直下厓也蓋夾兩階者二人一在西階之

西一在阼階之東當㳺廉厓下相鄉而立夾戺者二人

一立于東南堂隅之東一立于西南堂隅之西堂前廉
廉下之兩端蓋皆南鄉也合言四人者以其兵服同故
也

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

鉞當作戉鄭君曰劉蓋今鑱斧鉞大斧序內半以前曰
堂式三案序者堂東西牆序外是東西堂云序內半以
前曰堂據中堂以明其東西堂也此經所言宮室之制
依鄭君此注推之甚明諸儒援明堂制度以辨此經未
敢信爲必然也但參存之耳

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
鄭君曰戣瞿蓋今三鋒矛式三案戣從癸從戈案文癸
作癸今三鋒矛中形者蓋古之戣也澀王氏以為如古
文𢆉字鋒刃似雙目下柄似丨式三案說文䀠曰左右
視也瞿鷹隼視也兵器之瞿當作䀠為正字東垂東堂
之外邊隅西垂西堂之外邊隅在階上也史書言千金
之子坐不垂堂是堂外邊隅名垂也江曰垂邊也謂東
西序外之堂廉也
一人冕執銳立于側階

鄭君曰鋭矛屬凡此七兵或施矜或箸柄周禮戈長六尺六寸其餘未聞長短之數側階東下階也江曰鋭說文引作鈗隸古定本亦作鈗唐衛包奉詔改作鋭側階北下階也在北堂之下側之言特北堂惟一階故曰側階江氏又據攷工記注凡矜八觚以申鄭君注矜柄之異云隋圜者柄也其手握處圜而握不及處爲八觚者矜也

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隮

鄭君云黼裳者冕服有文者也江本裳作常隮作躋曰

麻冕三十升之布以為冕也躋升也自西階升未敢當

主且卽殯斿便也

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卽位

鄭君曰蟻謂色元也卽位者卿西面諸侯北面江本蟻

作蛾注曰蛾蚍蜉也服章辨蛾蛾常常色如蛾者入者

入畢門也

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

江曰彤常纁常

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隮

承亦奉也介圭鎮圭也攷工記玉人職云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爾雅釋器云圭大尺二寸謂之玠玠介古通用詳見江孫說上宗鄭君以為猶大宗變其文者春官之長大宗伯一人與小宗伯二人凡三人使其上二人也一人奉同一人奉瑁同酒杯瑁所以冒圭者今文家說同改佗銅解為天子副璽馬氏說以同瑁為一物瑁稱同者大同天下之意虞翻改同為冃亦是一物以此駁鄭君說段曰鄭君訓同為杯則上宗奉同王受同三宿三祭三咤太保受同及以下同字皆如貫珠江曰

同圭瓚也以祀廟祼祭者周禮謂之祼圭瑁亦玉也所以冒諸侯圭考工記曰天子執瑁四寸以朝諸侯太保

上宗皆奉天子之重器故皆升自阼階

太史秉書由賓階隮御王冊命

鄭君曰御猶鄉也王此時正立賓階上少東太史東面于殯西南閒讀策書以命王嗣位之事

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卞燮和天下用荅揚文武之光訓

憑亦作馮正字作凭卞當作弁詳見段說江曰燮亦和

也太史言大君道揚臨終之命命汝嗣守茲訓以君臨茲國率循大法以協和天下以對揚文武之耿光大訓

王再拜興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

若一伦對江曰興起也眇眇微也亂治也言我微末小子其何能而治四方以敬忌天威乎謙也式三案而猶以也

乃受同瑁

鄭注曰王既對神則一手受同一手受瑁

王三宿三祭三咤

鄭君讀宿爲肅讀咤爲御云徐行前日肅進行日御王徐行前三祭又三御復本位江氏宿讀爲茜云茜字或作縮省爲宿禮祭束茅加于祼圭而灌鬯酒是爲茜也咤江氏從說文作託云託奠爵酒也三奠爵者以初祭不嚌酒也

上宗曰饗

江曰饗勸彊之也王不嚌酒勸彊之使嚌故曰饗

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

江本酢作醋從說文注曰王以上宗勸而嚌酒既嚌則以同授太保太保受之以降盥于篚盥洗手也字從臼水臨皿指事也以異同秉璋者半圭曰璋此同以璋柄所謂璋瓚矣臣不敢襲君器故以異同也太保盥而取異同并酌執其柄以獻言酢者既獻則自酢也周禮時祭開祀皆有彝諸臣之所酢

授宗人同拜王答拜

江曰為將拜故授宗人同宗人小宗伯也王答拜者雖君于臣禮無不答

太保受同祭嚌宅

江曰受同受于宗人嚌嘗酒至齒也宅讀爲數度之度嚌酒有節度不咋以刎卷故也式三案上三託之託一作宅鄭君訓從行孫據以爲託云太保受同祭嘗酒而從返也

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降收

江曰太保降而出廟門不言出者于下言入見之省文也收者蓋太史收冊書宗人收同與

諸侯出廟門俟

江曰諸侯卿士邦君也諸侯實出畢門言廟門者以殯所在神之故謂出廟竢待也待王出既朝也偽古文本顧命篇止于此今從伏生本合為一篇

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

江曰王出出畢門也在應門之內位于明堂之庭也應門明堂之庭入門則西為左東為右各隨其方為位式三案天子之門皋庫雉應路上言畢門之內路門內也又言諸侯出廟門謂出路門也王亦出路門在應門之

內則諸侯之朝者入應門說詩王氏後案云此應門與明堂應門兼涉也

皆布乘黃朱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

布猶陳也四馬曰乘黃朱者黃馬朱鬣也見詩干旄疏引鄭君義鄭君又謂此幣圭以馬蓋舉王者之後以言耳諸侯當璧以帛亦有庭實白虎通引書黼黻衣黃朱紱段氏以為布乘黃朱之異文此今文尚書也賓稱奉圭兼幣者賓擯通奉圭兼幣擯者之辭故云稱見武虛

谷蓺經義攷說文引稱瑑介圭江本從之瑑彝謂獻瑑
地所生之物也彝獻也見江疏皆再拜稽首惟釋辭者
一人不拜亦見鄭君說
王義嗣德答拜
江說王當喪未嗣位特以繼先王之體義當嗣先王之
德以受諸侯之朝故答拜之此之謂禮以義起也式三
案義嗣禮辭也經傳言禮辭者以禮辭之不堅辭也辭
詞古通用轉寫作嗣道德之德說文作悳德升也此當
訓升謂王既禮辭升位答拜也龍氏說同

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

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羑若克恤西土

羑江訓進孫訓善式三案羑善進也見說文若順也言

文武大受命而善順之也

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

江曰陟登假也謂崩也成王初崩稱新陟王猶後世稱

大行也戡克敷敷也成王盡和協賞罰克定文武之功

以敷遺後人之休美畢協一作必力戡一作以

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

六師六軍毁命毁有之訓詞也江王段氏本顧命篇文

止于此下爲康王之誥今從伏生本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衞惟予一人釗報誥

江曰報猶復也

衎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

孫曰丕大也平成也富備也務務通冒也冒咎者干冒

災咎也底止也齊中也言文武之道大成備故不干災

咎止于至中也式三案信語詞之誠也言誠能昭顯于

天下也

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

端正也言正命于天也

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

江聲曰屏蔽也在存也用是順文武之道付與之以四方乃命之封建諸侯樹為屏蔽以存在我後人言天命之

傳子孫也孫曰在者王氏念孫云謂相顧在

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

孫曰尚庶幾也胥相也綏繼也言繼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也不王伯申說

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

江本罔作無江曰恤收也若善也雖女身守國于外女心毋不存在王室用奉收其善以蕃輔我毋遺我鞠子以羞也鞠子穉子康王自謂

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

鄭注曰羣公謂諸侯與王之三公諸臣亦在焉王釋冕反喪服朝臣諸侯亦反喪服禮喪服爲君爲臣諸侯爲天子皆斬衰江曰麻冕以接諸侯明已繼體爲君也釋冕反喪服明未備王以統事也戴東原曰馬鄭王本分

王若曰已下為康王之誥東晉古文分王出在應門之內已下為康王之誥皆非也考此篇自狄設黼扆綴衣至末踰秊即位事也必日非陳設故不書日踰秊即位禮之大常不必書日而知也大保降收則受冊命畢而諸侯出廟門俟王出在應門之內乃記即位之儀顧命之篇其大端有三羣臣受顧命一也踰秊即位康王先受冊命二也適治朝踐天子之位三也

費誓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

公伯禽也或曰史記謂誓作于管叔之亂蓋不可信後漢書東夷傳云徐戎僭號率九夷以伐宗周穆王命征之誓蓋作于是時鄭君本以是篇次呂刑前蓋本此則公非伯禽與鄭君曰人謂軍之士眾及費地之民江曰

謂誰也

徂茲淮夷徐戎並興

江曰淮夷淮浦之夷徐戎徐州之戎興起也言往征此淮夷徐戎並起為寇者孫說聽命徂茲句言聽我教命往此費地王伯申曰徂讀為且今也

善敹乃甲冑敿乃干無敢不弔

敹史佗陳书史佗善鄭君曰敹謂穿徹之敿謂繫也弔至也至猶善也江曰至謂密致也密致則堅甲冑也干也皆所以扞衞者故戒以無敢不堅致式三案說文敹擇也謂簡擇也

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

江本從說文備佗𤰈礪佗厲鋒佗鏠注云𤰈具也鍛椎錬之也厲摩之也鏠兵耑也刃刀堅也

今惟淫舍牿牛馬杜乃擭敜乃穽無敢傷牿牿之傷汝則

有常刑

說文引經無牿舍二字杜作敜穽乃阱之重文江本從之江曰牿者施木于牛馬之腳使不得走佚軍中牛馬或備夏逸芻舍不盡牿棄恐有走佚故須牿也敜閉也擭柞咢也敜塞也山林之田擭始穿地為阱或設柞咢于其中以遮獸秋則閉塞之時恐有未閉塞致傷所牿牛馬故誓戒之江說本鄭君義說牿為梏據段氏由鄭

舍留也謂大留牿于牛馬也

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

鄭君曰風走逸臣妾厮役之屬也江曰逋亡越踰逐追

也禁勿敢踰越部伍而追逐恐亂其行列

祗復之我商賚汝

江曰商讀爲章章明也其有得獲此風逸之馬牛亡逃

之臣妾而復還其故主我其明商賚汝據段說商謂商

度也還祗化敬一化振

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

汝則有何常刑何失伍攘竊之事依常刑

無敢寇攘踰垣牆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

鄭君曰寇劫取也因其遇亡曰攘

甲戌我惟征徐戎峙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

乃史佗循糗說文佗餱江曰峙具也餱乾食也逮及也

大刑馬說以爲死刑

魯人三郊三遂

王肅曰邑外曰郊郊外曰遂東郊所守故言三遂史佗

隧

峙乃楨榦甲戌我惟築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

楨榦皆築具築牆及城者以繩束板立木兩旁爲榦又

罪未于兩首為楨孫氏申馬注如此有無餘刑謂盡奴

妻子不遺種類鄭君說如此式三案餘除通治也非刑

之省謂有不治者其刑或刑或殺也

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

鄭君曰茭乾芻也多史作及

呂刑

惟呂命

鄭君曰呂侯受王命入為三公江曰呂甫侯氏也

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

耄本亦作𦗮作眊作旄作耗度下一本有時字刑上一本有詳字詁一作誥江曰言百年者于時穆王年百歲也眊訓與𦗮同眊荒老也王既老而猶度時宜作詳刑之刑使四方謹行之詰謹也式三案耄句絕荒度作刑句與荒度土功句法同義亦同

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

鄭君曰蚩尤霸天下黄帝所伐者

罔不寇賊鴟義

鄭君曰鴟義者盜賊狀如鴟梟也馬曰鴟鄉也式三案

昬一作泯謂滅義也

姦宄奪攘矯虔

鄭君曰有因而盜曰攘矯虔謂撓擾春秋傳虔劉我邊陲謂劫奪人物以相撓擾也宄一作軌通奪一作敓正字矯江本作撟

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

鄭君曰苗民謂九黎之君也九黎之君于少昊氏衰而棄善道上效蚩尤重刑必變九黎言苗民者有苗九黎之後顓頊代少昊誅九黎分流其子孫居于西裔者為

三苗至高辛氏衰又復九黎之惡堯興又誅之堯末又在朝舜臣堯又竄之禹攝位又在洞庭逆命禹又誅之穆王深惡此族三生凶惡故著其氏而謂之民民者冥也言未見仁道式三案鄭君云弗善道解勿用靈也靈善也云上效蚩尤重刑解惟作五虐之刑曰法也作始也曰語詞法效也禮緇衣引此弗用靈作匪用命墨子引此作否用練折則刑惟作五殺之刑曰法

爰始淫爲劓刵椓黥

鄭君本作刵劓云刵斷耳劓截鼻椓謂椓破陰黥謂羁

黥人面苗民大為此四刑者言其特淺刻異于臯陶之為夏侯等書為臏宮劓割頭庶黥說文引經作刖劓斀黥

越茲麗刑幷制罔差有辭

鄭注曰越于也茲此也麗施也于此施刑幷制其無辠者江曰有辭有辭說之辭謂無辠者也無所差別其有辭者言皆刑之

民興胥漸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詛盟

民興胥漸民同為儉謏也漸暫道義見盤庚孫云漸詐

欺也小王伯申說泯泯棼棼一作緬緬紛紛見論衡及漢書敘傳江曰緬緬昬也紛紛亂也梴孫訓取言取其

訊祝詛誓也

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

江本方作旁腥作胜江曰旁博也德外也苗民肆虐作威眾被戮者受冤號呼訴告無辜于上帝上帝監視苗民無有馨香外聞惟刑之發聞胜臊爾

虐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

江云皇帝顓頊也報當辠人也顓頊哀憐衆被戮者之不以其辠報彼虐民者以威遏絕苗民使無有繼世在于下土謂誅其身分流其子孫也戮一作僇以一作用

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

鄭君說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至罔有降格皆說顓頊之事乃命重黎卽是命重黎之身非羲和也式三案鄭君據楚語文也絕地天通謂分天地之通氣也降下也格外也言無有外降之禨祥也

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鰥寡無蓋皇帝清問下民鰥寡

有辭于苗

羣后顓頊之諸侯也下謂羣臣也明明察也棐匪通匪常異于常也蓋掩也顓頊旣命重黎之後自諸侯及下之羣臣明察異常鰥寡無所掩抑也言刑無寃也皇帝堯也鄭君說皇帝清問下民以下乃說堯事顓頊與堯再誅苗民故上云遏絕苗民此云有辭于苗異代別時非一事也清察也此江孫疏鰥寡有辭于苗言鰥寡困于三苗之虐而有辭以訴也見王氏後案墨子尚賢篇引此經羣后之逮在下十四字注有辭于苗之下逮他

肆衆作不爽蓋作不蓋振蓋于文則是帝嚳審閭下民

鰥寡其訟有告之皋堯之逮后及下臣皆明察不掩欺

鰥寡也此亦一義江本從蓋于文

德威惟威德明惟明

威一作畏惟一作維德所威則人皆畏德所獎顯則人

皆獎顯之也

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

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

三后伯夷禹稷也恤憂也功事也見孫疏折一作悊又

作制制折古通用訓止之也伯夷降下典禮所以止民
于刑也見段說主名山川者江云立山川之主命山川
之名也殷盛也

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

言三后成功而後士師制禁百姓以刑之平也中平也
士一作奚中一作求祗敬也以教民敬德刑以弼教也

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
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

孫疏穆穆美也灼灼明也率欥同語詞棐輔也彝常也

言堯有穆穆之美在上三后明明之察在下灼見于四
方撫不息德之勤故乃明于制之中正聿治于民以輔
彝常也本江
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
孫曰訖止也富福也言主獄不當終于立威惟終于作
福也本王伯申說
敬忌罔有擇言在身
江曰忌之言戒也外敬而心戒咨則撫有可擇之言在
于身也孫曰擇斁之借字說文斁敗也身江本從表記

作躳

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

克肩也元鄭君訓大大命謂延期長久也惟肩任天德自遺延長之命配享福祿于下也言配者匹天休也

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

江曰司政典獄謂諸侯也非爾作天牧乎言爲天牧民也春秋傳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

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

江曰播施也迪道也今女所監法非時伯夷施刑之道

乎式三槃伯夷之道先德而後刑也

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

麗江訓附孫訓施庶多也多侈也庶威奪貨自侈其威以奪取貨也蠲潔不蠲不潔之也天以苗民所行腥臊不潔之而下禍誅之也

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

鄭君曰格登也登命謂壽考者孫曰格正也正命謂不
天折

今爾罔不由慰曰勤爾罔或戒不勤

曰詁訓由慰曰勤相慰其已勤勞也戒不勤相戒其未
勤勞也

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

齊等比也俾一作矜一作假假與五秊須暇之暇同謂
貸與之也非終謂天也終謂終其天年天等比我民貸
與我民一日之命其天或不天實人主之戒司獄者能

天絕人命也

爾尙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

江曰逆迎奉承也女庶幾敬迎天命以承我一人之教

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

休喜也見王氏述聞三德洪範之正直剛克柔克也并之可畏者勿畏可喜者勿喜敬此五刑所以成三德也

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

江曰慶善也見詩傳

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

吁一作於古通用祥刑刑之善也鄭君本祥作詳云詳審察之也

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

及依史記作宜誼述非人何擇非刑何敬非誼何度三何皆倒文

兩造具備師聽五辭

造一作遭與曹通謂兩曹也江曰造至也具俱也師士師聽平治也訟者兩至俱備其備質士師平治其訟辭言五辭者入于五刑各有辭也

五辭簡孚正于五刑

簡誠也孚信也正治也江孫說五辭誠實乃治以五刑也

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五過之疵

議以五刑而不誠以五罰治之五罰又不順以五過赦之服從也從順也疵皆過言縱舍其失以告之勿刑罰也

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惟均

來馬融作求有求請賕也江曰官挾官威勢也反報恩

怨也內女謁也貨行賄賂也求干請也孫說吏佗官獄內獄官獄謂對官之獄內獄謂中貴之獄或與高明或投鼠忌器也孫又申馬說云貨爲勒索貨賄賕則以財干請也

其審克之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

江曰克任也聽獄之事其詳審任之五刑五罰之疑者皆當有赦也據段孫說克覈之借字審克詳覈也

其審克之簡孚有衆

江曰其詳審任之庶幾誠信于有衆

惟貌有稽輿簡不聽具嚴天威

惟貌有稽言輿外貌有合也貌說文引作緢江曰緢者旄絲言散細也稽猶攷也合也但散行攷合而輿其誠則不論以為貌孫曰貌居雅云治也史記作訊訊亦治也具嚴天威言其敬天威毋輕用刑也

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辠

鍰一作選一作率歐陽夏矦說墨辟疑赦而罰百率古以六兩為率以六兩積筭之百鍰六百兩為三十七斤有八兩一說鍰者六兩三分兩之二則百鍰為四十一

斤十兩三分兩之二江氏所謂太重似非也古文尚書說鍰者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也百鍰三斤江氏以爲近之江曰閱實備閱當其實也其罰蓋用銅

劓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辠

江曰倍百鍰爲二百鍰

剕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辠

剕今文作臏臏者刖去厀耑之骨也鄭君曰臏陶改臏爲剕剕刖也謂斷足也馬曰倍者倍二百爲四百也差者又加四百之三分一凡五百三十三鍰三分鍰之一

也江曰倍差者倍百鍰爲二百之外又差出二百之三
分二凡三百三十三鍰三分鍰之一式三案差不等也
倍之亦不一等
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辠
宮辟公勢之制六百史記作五百
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辠
大辟死刑也後儒謂大辟亦可赦此出穆王枉法斂財
之計實不然也後世之法如老幼廢疾例許收贖與禮
所謂悼與耄不加刑者相合又殺人者必死而律法戕

殺償命過失殺許贖以贖鍰歸器家此正大辟疑赦之
例而法之至公至平無可議者誰謂大辟二百中無可
赦之罪哉
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
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
江曰周禮五刑屬各五百合二千五百此三千者罪之
條目歷時輒增也然墨劓倍于其初宮與大辟皆減焉
以是觀之茲為輕矣此穆王詳刑之意也
上下比罪無僭亂辭

江曰僭差也刑三千條上比下比則當其辠毋差亂其詞使輕重失實

勿用不行惟察惟法

勿用不行者謂勿用其已蠲除之法也惟察惟法惟察其當行之法也

其審克之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

江曰服治也下服減等也上服加等也本在上刑之科而情適輕則減一等治之本在下刑之科而情適重則加一等治之宜輕宜重有權焉不可執一也權者所以

審輕重而酌其平孫疏適訓過謂辠過也式三案適從也從輕則上刑而下治之從重則下刑而上治之與諸罰之輕重皆有權也

刑罰世輕世重

周官刑新國用輕典刑平國用中典刑亂國用重典孫氏疏據之若子云犯治之辠固重犯亂之辠固輕楊注云治世家給人足有犯法則衆惡之辠當重亂世人迫于饑寒犯法者多當輕也江氏注疏據之

惟齊非齊有倫有要

江曰上刑適輕下刑適重非齊也輕重有權隨世制宜齊非齊也齊其非齊有倫理有要會式三案惟齊非齊與非終惟終非從惟從何法同言刑罰或等齊或非等齊必使之有倫理有要會也

罰懲非死人極于病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

江曰懲忿也刑罰以懲人即非死刑人已極于病苦是故折獄不可不審也佞口才也口才辨給之人能使囚窮于辭則容有辭誧撫以自解而枉入刑者故非佞人可以折獄惟良善之人折獄公正不偏撫不枉中也

察辭于差非從惟從

江曰因證之辭或有參差聽獄者于其參差察之以求其情既得其情非從其詞惟從其情式三案從順也或非順或順于辭之參差察之

哀矜折獄

大傳曰子曰聽訟雖得其情必哀矜之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也書曰哀矜哲獄哲假借字也當爲折

明啟刑書胥占咸庶中正

江曰折獄之事明開刑書相與占度皆庶幾中正

其刑其罰其審克之獄成而孚輸而孚其刑上備有并兩刑

江曰獄成而信矣乃輸汝信于上謂讞獄于王也其刑當薄上有一端而難輕疑重介于兩刑之閒者則并兩刑而上之以待決于朝孫曰上而猶能也下而猶汝也

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

江曰官伯謂司正典獄也族姓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僮孫徧呼而敎之

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惟刑

江曰言制罰可伐我言之且多畏懼我甚敬于刑也有惪于民其惟刑乎蓋惡猶惪也昏刑則民受其惪故云

嘫

今天相民作配在下

馬曰相助也式三案天佑助斯民能配天之澤者在人也

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

江曰單辭一偏之辭也明清則不偏聽猶論語所謂片言可以折獄也兩辭兩造之辭也明清于單辭則聽兩

辭亂不中矣民之所以治以亂不中聽獄之兩辭也式
三案中聽平以聽之也
亂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
江本尤作訧江曰私家于獄之兩辭謂取貨于獄以成
私家之富府聚功事訧辠也以獄取貨非可寶也惟聚
辜辠之事將報之以眾辠言將為天所罰也式三案家
猶富也禮曰不家于器
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
江曰所畏者惟天罰也夫天之罰人非天道不中也

惟人自取之在其敎命不中爾式三案在察也言天罰
非不中平惟人自察其命耳
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
江曰極中令善也王者承天建中庶民于焉取中不中
則天罰之庶民無有善政取法于下矣孫曰天罰猶天
討王者代天行罰也王罰之不中則庶民無有善政在
天下矣
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哉
孫曰言嗣孫者詔諸侯承戒其後嗣言自今以往何所

監視非當立德于民之中乎庶幾勉聽之哉式三案何監非德句言非德何監也中中道也于民之中道庶幾明以聽之哉

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

疆江本作畺竟也辭訟也屬合也五極五刑之中也見江孫疏哲人詳恩此五刑使民無竟之辭訟必合于五刑之中故皆中而有慶也

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

江本祥作詳江曰嘉善師衆也受王之善衆而治之當

監于此哲人之詳刑也

文侯之命

王若曰父義和

王序以為平王也義和晉侯仇之字也同姓侯故稱父

鄭君曰義讀為儀儀仇皆匹也故名仇字儀鄭君解義

不辨和辨人之所不明者也馬從史記以此為襄王命

文公之辭說和以義和謂侯也此今文家說

丕顯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

馬曰昭明也上謂天下謂人昭一作邵

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

文王史化文武

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

鄭君曰先正先臣謂公卿大夫也江曰左右助也肆故

懷安也

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純

閔傷悼之言造遭通丕愆大咎也謂幽王爲犬戎所伐

也見江說紾絕也賚財也澤祿也謂紾財祿于下民也

見孫疏秏乇通戚也侵伐我國家之眾也

卽我御事罔或耆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曰惟祖惟父其

伊恤朕躬嗚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

卽猶則也戎有也克肩任也恤收也言遭此大慼則我

治事之臣罔有耆壽賢俊在其服位我則何以肩任之

也我竊冀念曰惟我祖行父行之諸侯其誰收恤我躬

伊誰同聲通用魏志策魏公文伊佗馭績功也有績上

本有克字見臧氏石經校文諸侯能有收恤之功則一

人永安于位也

父義和汝克昭乃顯祖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

前文人汝多修扞我于艱若汝予嘉

昭光也顯祖謚謂唐叔虞也肇敏刑法也謂光昭顯祖之業敏法于文武也見江注會紹之紹依三體石經亦作昭會昭同光昭之也乃辟平王自謂文人文德之人也修長也汝多長捍衛我于艱難如汝者我所美也

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用賚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

秬鬯卣見前彤赤色盧一作旅盧旅皆黸之俗字黑色

也馬四匹一乘也本江說

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簡恤爾都用成爾顯

德

柔遠能邇義見堯典惠康順安之也荒虛也荒甯空自安

邇也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江云簡閱撫恤爾都以成

爾之明德也

秦誓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告汝羣言之首

鄭君曰蓋其羣臣下及萬民獨云士者舉中言之江曰首本也

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

江本盤作般江曰訖止若順般樂也民止自順是多樂者責人則無難惟受責于人使如流水之從順是則難哉

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員來

江曰逾往員旋也我心之所憂者冉日之事旣往今追

悔而撫及若日月之過往弗復旋來也員今本作云王

伯申曰若乃也言乃弗云來也

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爲親

孫曰始之謀人則以未有就予而惜惡之惟近之謀人

且將以爲親附悔不聽故稱之言也式三案忌語詞未

就予忌言未遂予心也說文引作來就惎惎江本從之

雖則云然尙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

云一作員猷一作猶愆一作諐雖則云然指未就之言

也猷謀也

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

江曰番番讀當為皤皤老人頭白皃也旅讀為呂呂脊骨也字或作膂故有而為旅脊强則力壯故曰脊力皤皤然之善士膂力既過矣言雖老也我庶幾有此人而用之賢其識剛也式三案此謂親蹇叔也有之謂親之見王氏述聞

仡仡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

仡仡馬本作訖訖云無所省錄之皃江曰仡仡頭壯皃違失也射御不失濶度言多技也我庶幾不欲用之惡

其輕脫寡謀以取禍也式三案此謂超乘請人也

惟截截諓諞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

馬曰截截詞語截倒省要也江本易辭作易怠從公羊傳江曰諞言佞巧言也論語曰友諞佞易怠猶輕惰也皇況也佞巧之言使君子輕易怠惰忽于禍敗我況多有其人乎式三案此諞言謂祝子也君子言在位者易辭輕易其言謂三師也皇遑通何也何多有之自怪其親之也截截諓諞言說文引作戔戔巧言一作諓諓諞言諞或又作偏

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

江曰昧昧猶思之意介大古篆相似介疑大之譌馬說

介訓耿介一本介作个

斷斷猗無他技

鄭君曰斷斷誠一之皃也他技異端之技也

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

鄭君曰休休寬容皃有技才藝之技也若己有之不啻

如是其口出皆樂人有善之甚也美士為彥彥一作盤是一作寔段曰盤與般同大也子孫上屬句黎民下屬句職一作向孫曰職主也

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

冒一作媢

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鄭君曰違猶戾俾使也拂戾賢人所為使功不通于君也殆危也冒一作媢江曰媢疾妒也是一作寔

邦之杌隉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

杌一作阢江曰阢隉不安也褢安慶善也國之不安由于一人國之光榮而安亦庶幾一人之善則用人可不詳審哉此穆公懲辯戒後之深意也

後學江陰邢世章

孫　家鸞　同校